



# 彭德怀

入|朝|作|战|纪|实

王波◎著

Peng Dehuai

ruchao zuozhan  
jish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彭德怀

入|朝|作|战|纪|实

王波◎著

**Peng Dehuai**

ruchao zuozhan  
jish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彭德怀入朝作战纪实 / 王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 - 7 - 5203 - 3296 - 5

I. ①彭… II. ①王… III. ①彭德怀(1898 - 1974) —生平事迹  
②抗美援朝战争 —史料 IV. ①K825. 2②E297. 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8729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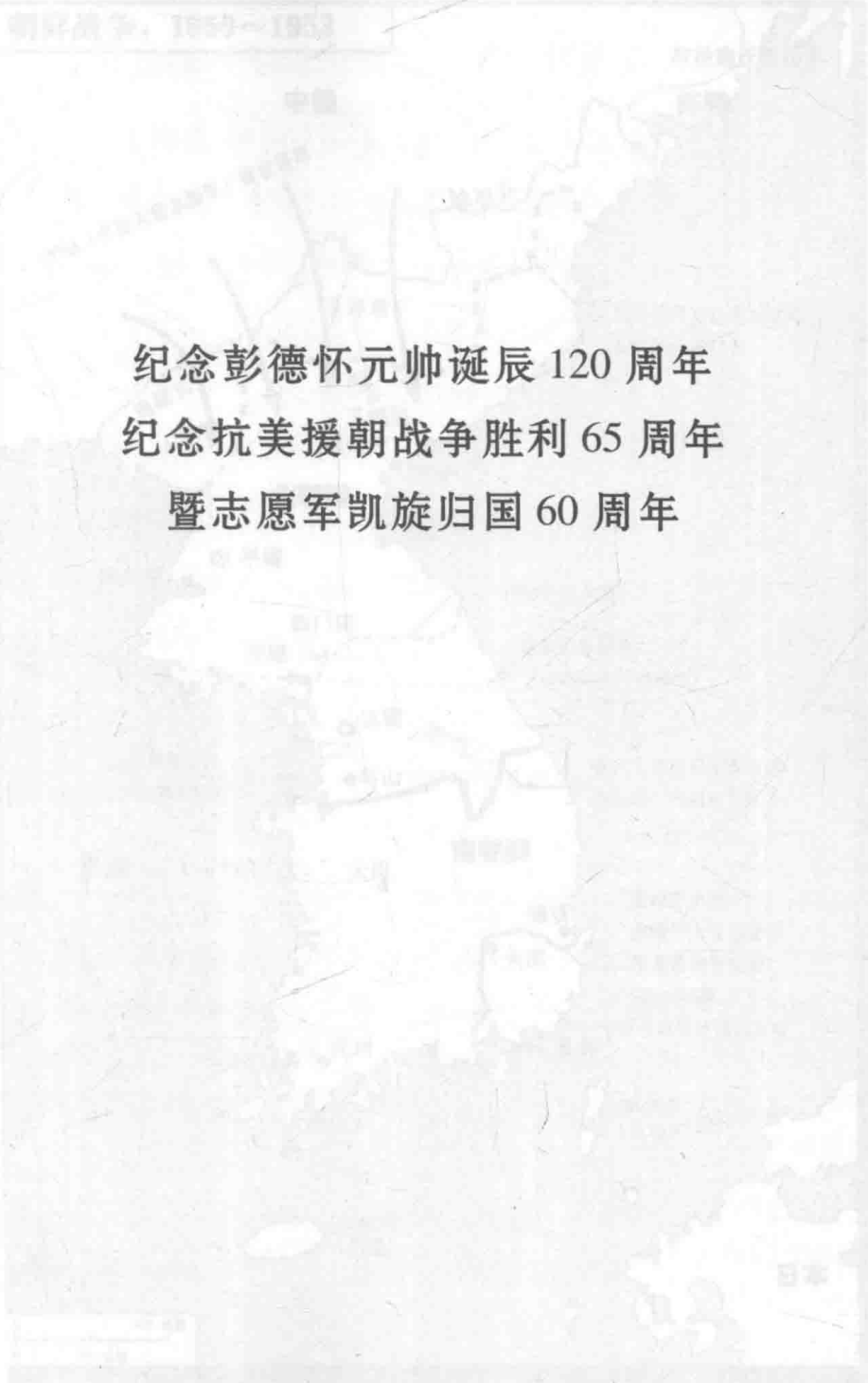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0.75  
插 页 2  
字 数 670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朝鮮戰爭，1950—1953



紀念彭德懷元帥誕辰 120 周年  
紀念抗美援朝戰爭勝利 65 周年  
暨志願軍凱旋歸國 60 周年

本圖引自《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一書

原圖中標註的實線為志願軍第二次過境時的三七線以及戰時劃定

# 朝鲜战争，1950~1953



本图引自《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

朝鲜半岛横贯粗线为志愿军第四次战役前沿三七线以南机动防御线

## 抗美援朝战争中“两个麻子”的故事

五一年朝鲜政府第一次授勋章给彭德怀。在检阅开赴接桥大会议上<sup>彭</sup>讲：我作为志愿军代表接受了这个勋章，按工作讲在授予两个麻子，前面应授给洪麻子，他的工作份量重，现代战争部队在英勇作战，没有后勤供应是不行的要各军注重加强后勤工作。后面应归功高麻子（指高岗）对志愿军的支援。

五二年彭德怀离开志愿军回国时召开志愿军总政治部整个工作交卸毕范。我在这次会议中提出抗美援朝任务完成后我不再做后勤工作了。彭当时批评我说：做工作不能根据本人的心愿，要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党要回去了，根据需要可以改变的，我做了几<sup>范</sup>年，你跑不回去做后勤工作。我想现在不行以后再提意见。会上互相提意见时，彭说我工作纯平，纯化劳任怨，就是不安心想做后勤工作。

1951年1月25日，“高麻子”（高岗）从沈阳赶到志愿军司令部君子里金矿洞，参加中朝联席会议。晚上，“高麻子”住到“洪麻子”（洪学智）的矿洞。“两个麻子”商谈竟夜。彭总有朝鲜政府的勋章“应授予‘两个麻子’”的著名讲话。坊间亦口碑相传，以为趣事。此为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后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本人回忆彭总讲此番话时之情景手迹

本日

# 序 抗美援朝战争的备忘录

孟伟哉

2003年，王波大校出版《毛泽东的艰难决策》，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时隔十年，2014年年初，他又将出版《彭德怀入朝作战纪实》，真是可喜可贺！

这两部著作是姊妹篇。《决策》着重记叙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央高层，面对危急局势，反复计议，定下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而《彭稿》则以战场统帅彭德怀为主，记叙了志愿军众将领、各部队在朝鲜战争的全过程。

在朝鲜战争结束六十余年后读这部《彭稿》，会引发我们诸多思考和启示——



孟伟哉在朝鲜战场

中国该不该出兵打这场战争？

毛泽东的决策是否正确？

这场战争打胜了没有？

抗美援朝战争是否得不偿失？

……

近年来，如此等等的问题，竟然发生某种程度的争议。

然而，若读过《毛泽东的艰难决策》，再仔细阅读《彭德怀入朝作战纪实》，对有关争议也许会得出新的结论。

王波大校早说过他要写《彭稿》。我希望他尽快完成。现在，读过他《彭稿》的校样，我突出的印象是——

这是一部直书抗美援朝战争的备忘录，是一部宏大的朝鲜战争的

画卷。

写《彭德怀入朝作战纪实》这样的题材，需要有军事生涯、文献史料和写作功底，王波大校具备这些条件。

他曾经为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服务多年，为首长写了《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和《洪学智回忆录》两部书的第一稿。他在高级军事机关工作，与多位参加过这场战争的将领熟识。他有自己的优势。读这部《彭稿》，可以更深刻、更生动地理解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伟大意义。

《彭稿》的特点是：宏观地多视角地从军事战略、策略和战役、战术的角度，叙述了我军直接与美军作战的全过程。

关于朝鲜战争，毛泽东在出兵前与周恩来有过一段对话——

毛泽东说：“朝鲜一战，如美帝得胜，美帝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们。我们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可以考虑用志愿军，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周恩来说：“同意主席的意见。如果美帝国主义把北朝鲜压下去，则对世界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可以考虑用志愿军的形式嘛。”

毛泽东说：“从目前战局看，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

周恩来说：“中国的因素加上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些远大的设想。”

毛泽东说：“中国的因素加上后，不仅朝鲜的局势会有变化，远东地区的局势也会有变化，对远东和平有利，对世界和平有利。”

这是《彭稿》披露的一段珍贵史料。彭德怀从1950年10月4日突然离开西北局会议室，一直到1953年7月31日在金日成驻地喝庆功酒毕，殚精竭虑执行的就是这个“中国因素”的伟大战略。

战争进程如风雷闪电，惊险丛生，《彭稿》脉络清晰。不特着重写出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在中南海统筹全局的情景，而且重点写出彭德怀与他的副司令们，在战争进攻阶段和对峙阶段每次战役的运筹过程。

战场是动态的。敌情我情，分析判断，用兵谋略，每次战役各不相同，其战术各异。

在志愿军参战的进攻阶段，也即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我军在运动中共进行五次进攻战役。

作者如数家珍地叙述了第一次战役是遭遇战，彭德怀及时改变在中南



海与领袖制定的方案，指挥部队以打突然性、打穿插、打小规模分割包围的战术制胜；

第二次战役是“牵牛进屠场”。彭德怀用112师诱敌深入，用113师奔袭穿插，将敌军装进口袋阵而制胜；

第三次战役还是打敌军之薄弱部位。在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反对停止追击的压力下，彭德怀毅然掌握战役火候，志愿军在37线戛然而止，坚决不到釜山；

第四次战役，彭德怀的策略是“西顶东放”，邓华指挥取得横城大捷，还是打我军穿插分割的拿手戏；

第五次战役增加了杨得志、王近山两个兵团，是大兵团重武器对敌军防御阵地的攻坚战。

此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改变战略策略，打小规模歼灭战，每个军消灭敌军一个营，像解放战争时期那样，积小胜为大胜，算数学账。阵地对峙，积极防御，是以消灭敌军量变求得质变，改变战场态势。

彭德怀对金日成说：“我们出兵的目的是能够援助你们歼灭美国侵略军，为合理解决朝鲜问题创造条件。我们渡江作战时已经准备好了美国宣布与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准备它的飞机轰炸东北和沿海重要工业城市。杜鲁门、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面时，曾宣布美军在朝鲜的行动将限制在朝鲜蜂腰部。但是当它侥幸占领平壤后，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彭德怀的话，可视为是对“中国因素”、地缘政治和中国国际战略的解读。

正确的战略要靠战场上的将士通过具体的战役和战斗实现。《彭稿》的优点在于，它精心描述了彭德怀的谋略、决断和对战场全局的掌控。重点在战役层次。比如第一次战役毛泽东确定黄草岭是战役要点，以此分割西线与东线的美军，单挑西线美军，彭德怀以他的指挥艺术，很好地遂行了领袖意图；又比如，第二次战役彭德怀确定三所里为战役要点，担心第38军完不成穿插，特派副司令员韩先楚督战，等等。

正由于黄草岭这个要点打得好，才能命9兵团隐蔽地进入东线，在长津湖地区包围美军陆战1师和美军步兵7师各一部，歼灭美军一个团又几个营。长津湖之战成为美军官兵最难忘的事件。如果我军当时大炮再多一些，火力再强一些，美军便不能从海上逃脱。尽管如此，长津湖之战还是

让美军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哭了一场，长津湖之战还是打掉了麦克阿瑟决胜的信心，并最终导致他被撤职。

彭德怀不愧为卓越军事家。

由于没有制空权和强大的炮兵，朝鲜战争的艰难、困苦和伤亡的代价，是不难想象的。

第三次战役后，彭德怀秘密回国，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毛泽东同陈赓、吴瑞林、刘西元、解方诸将领谈话，了解前线战情，获知接替麦克阿瑟的美军司令李奇微已识破我志愿军弱点，即：由于后勤保障困难，我军每次进攻只能持续七至十天，被称为“礼拜攻势”。毛泽东遂决定全军实行轮番作战，由大歼灭战变为小歼灭战。这是志愿军作战策略根据敌情我情的一个重要转折。

不止一位将领慨叹，志愿军在朝鲜战场遭遇的困难，某种程度超过长征。第60军政委袁子钦就说，除了不缺空气，什么都缺。这主要是指交通运输和粮弹供应。异国作战，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加之美军飞机对交通线的狂轰滥炸，使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很是困难。为此，彭德怀除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又在战场组建了以副司令洪学智为首的后勤司令部。《彭稿》脉络清晰地叙述了我军后勤的两个阶段。在战争动态中，后勤因时而进，因时而变，保障方式适时改善。周恩来、聂荣臻、高岗是志愿军的总后勤。美军步、炮、空、坦联络协同及时，我军后勤也要形成合力——运输、防空、铁道、公路、通信、工兵、炮兵、公安，要形成综合战力。这方面，作者的叙写清晰生动。



从右至左，孟伟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严文井、秦兆阳、韦君宜在一起

美国人最感到奇怪、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他们上千架飞机天天轰炸，中国人是怎样解决志愿军百万之众的吃饭问题与物资供应问题，而且还不断地战斗，令他们损兵折将。

我从1951年正月十五（3月22日）入朝，同我们180师经历了第五次战役的全过程，经历了两军对峙、阵地防御和1953年夏季的大反击战役，感到王波大校没有回避我军的失误与失利，秉笔直书是一大特色。比如第一次战役梁兴初指挥有误，没有按彭德怀指挥穿插到位，没有占领熙川，致使美军逃脱；比如，第66军让美军进到我军后方，志愿军司令部提醒后仍未阻击，让美军逃逸；比如，第9兵团仓促上阵，未及解决部队冬装，以致造成冻死冻伤的严重减员；比如，第三次战役部队没有到达冲击发起线，有关领导大而化之指挥；比如，第四次战役砥平里失利，我军未歼灭一个美军团；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3兵团王近山拆散第60军三个师，对180师实行直接指挥，让第60军首长成“空军司令”；自己司令部电台遭炸后，与战斗部队失联三天，造成180师被美军包围而不能解困（我随师部二梯队强渡汉江突围出来），遭受大损失；等等。

《彭稿》塑造了从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彭德怀到陈赓、邓华、洪学智、韩先楚、陶勇、梁兴初、吴信泉等十多个军长以上战将的形象，善用“闲笔”，捕捉细节，使人物各有特色。同时也据史料写出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个鲜明的美军司令官形象。战争文学的传奇性、戏剧性、惊险性即在战争生活的如实叙述中。

《彭德怀入朝作战纪实》是一部烽火硝烟、风雷激荡、铁血喷溅的历史画卷。这部“备忘录”，不会使读者审美疲劳，而是会令读者情感起伏思绪难宁。

热烈祝贺王波大校这一新著面世。

孟伟哉

2014年4月5日

（本文照片为孟伟哉先生提供）

## 抗美援朝战争的备忘录

2003年，王波大校出版《毛泽东的艰难决策》，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时隔十年，2014年初，他又将出版《彭德怀入朝作战全记录》，真是可喜可贺！

这两部著作是姊妹篇。《决策》着重记叙以毛泽东为<sup>(领袖)</sup>的中央高层面对危急局势，反复

讨论

，定下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而《全记录》则以战场统帅彭德怀为主，记叙了志愿军在朝鲜战<sup>(第)</sup>的全过程。众<sup>(指领导朝鲜)</sup>

在朝鲜战争结束六十余年后读这部《全记录》，会引发我们诸多思考和启示——

中国政府该不该出兵打这场战争？

毛泽东的决策是否正确？

这场战争打胜了没有？

抗美援朝战争是否得不偿失？……

近年来，如此等等的问题，竟然发生某种程度的争议。

然而，若读过《毛泽东的艰难决策》，再仔细阅读《彭德怀入朝作战全记录》，对有关争议也许会得出新的结论。

王波大校早说过他要写《全记录》。故希望他尽快完成。现在，读过他《全记录》的梗概，我突出的印象是——

1992年8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司令官形象。

《彭德怀入朝作战全记录》是一部烽火硝

烟、风雷激荡、铁血喷溅的历史画卷。不会

这部“备忘录”

使读者审美疲劳，而是会令读者情感起伏

思绪难平。

热烈祝贺王波大校这一新著面世。

孟伟哉

2014年4月5日

附录：孟伟哉同志给王波同志的一封信。

王波同志：

昨日分手后，即伏案抄改，今日上午方改定（注：指孟老写的评论《毛泽东出兵山西》的评论《还原历史的成功之作》）。考虑在电话上校对麻烦且易出错，还是复印出来给你寄去一份。你想拿此文作再版总序，恐不妥，那需另行组编。吾意，再版时，你仍应保持原状。

你写的作品不少，但迄今唯有这三“策”（注：孟老指《毛泽东的艰难决策之一——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毛泽东的艰难决策——中共中央发起解放战争毛泽东的决策过程》、《毛泽东出兵山西》），将成为不朽之作，即最有生命力之作，可谓你立身之作。不论世事如何变幻，通俗读者和专业读者都不会不读你这些宏篇钜制，你说还有新的“决策”，那就更了不起。

热烈祝贺你的成功！与你相识相交真是荣幸，获得许多知识。

孟伟哉 2009年10月19日午前。

# 1992年8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 《彭德怀入朝作战纪实》序

彭总作战秘书 杨凤安

1990年，在我和杨迪、王波同志帮助全国政协洪学智副主席整理《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期间，王波同志利用茶余饭后的时间，让我和杨迪讲了许多彭总在抗美援朝时的故事，没想到一年后，他拿着一本书的校样送给了我。我很高兴，急匆匆地读了一遍，觉得全书很真实、生动，可读性很强，用文学手法再现了彭总在抗美援朝时的光辉形象。《彭德怀入朝作战纪实》着意宣传彭总兴国安邦、济世救民于危难之时的高风亮节和丰功伟绩，我觉得是非常有益的。

我在彭德怀同志身边工作了整整五个春秋，经历了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大西北和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我深深感到彭总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彭总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才能和光辉的形象，永远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华北的19兵团、旅、兵团部任参谋，1949年年年初解放了国民党在华北的反动顽固堡垒太原城以后，19兵团根据军委的命令划归西北第一野战军彭总指挥。当19兵团开到西安以北的三源时，杨得志司令员找我谈话说：“野司来电话，叫兵团选派一名了解兵团情况的同志到第一野战军作战科工作，我们研究请你去。”我听后脑袋就炸了。我感到自己水平低，怕完不成任务，说：“司令员，还是叫别的同志去吧。”杨司令说：“我们已研究了，你去比较合适。”并说：“你去了，在彭总身边工作一定要细心，努力把工作做好。”

我到野司报到时，彭总正在指挥歼灭胡宗南主力于宝鸡以北扶风、郿（眉）县地区的战役，是役胡宗南主力大部被歼，残部逃往宝鸡以南地

区。此时彭总决心除留 18 兵团于宝鸡地区，牵制胡宗南残部待机南下外，集 1 兵团、2 兵团和 19 兵团追歼马步芳、马鸿逵部于平凉地区。当时二马曾计划与我军决战于平凉地区。我军几十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逼近平凉，此时敌慑于我军威势，加之二马内部矛盾很大，各自都想保存实力，稍一接触即被我歼灭一部，其余大部分向兰州、宁夏撤退。这时彭总又根据新的形势做出新的战役部署，以 1 兵团主力经临洮至临夏，直捣马步芳老巢。2 兵团、19 兵团主力夺取兰州，并歼敌主力于兰州地区，19 兵团以一个军进至兰州、宁夏之间隔断敌之联系，待兰州解放后直取宁夏。我把彭总的决心标绘在一张地图上，能清晰地看出他那伟大的战略气魄和周密的战役部署。8 月 20 日部队进抵兰州外围，从兰州的东、西、南三面展开试攻，试攻两天未能奏效，1 兵团已进到临夏，割断了兰州与西宁的联系，19 兵团的一个军亦进到了指定位置。这时最关键的是如何夺下兰州。彭总要亲自到第一线察看情况。彭总到达 19 兵团前线指挥部，见到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和耿飏参谋长，他们当时心情很沉重，认为仗没打好，并要求继续打，非出这口气不可。

彭总了解了情况，又看了地形，坚决、严肃而又亲切地说：“攻打兰州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准备不够充足，还有部队轻敌，敌军顽强，工事坚固，这也是个主要原因。我们试攻了两天摸清了情况，了解了敌人，这就是很大的收获。现在要停下来，沉住气，不要急，部队要开诸葛亮会议，总结经验，经周密准备后再攻。”彭总并将上述精神，用电话通知第 2 兵团，并指示他们派出精干部队向敌人侧后黄河铁桥迂回。8 月 25 日向兰州发起总攻，激战一个白天，我军攻占敌人主阵地。守敌趁黑夜在混乱中溃逃，这时我军一部进到黄河铁桥，敌在混乱中大部被歼，一部向河西走廊逃窜。我军解放兰州后，遂分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歼残敌，先后攻占了青海西宁、宁夏银川，国民党第 8 补给区司令曾震伍起义，并着手和平解放新疆。年底，整个西北完全解放。

西北五省解放后，彭总既担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又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设在西安。1950 年 3 月底，我随彭总到西安，当时只有我和浦安修同志在彭总身边工作，浦安修同志分管地方工作，我负责军队剿匪工作。西北刚刚解放，要做的工作很多，彭总首先抓剿匪工作，他总是说土匪不肃清，人民不得安宁，对发展经济也有直接影响。西北地广人稀，又多沙漠，剿匪工作极端艰苦，为了追歼残

匪，组织了骆驼兵团，这对追歼残匪很有效。彭总十分注重民族政策，西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彭总常对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说，要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严格执行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的群众和干部，相信并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他说搞好民族团结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关键。彭总非常注重恢复和发展经济，西北地大物博，但经济文化落后。当时决定加修西安至兰州公路。新建天（水）兰（州）铁路，青藏公路，军队是参加生产和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彭总还向中央建议，请苏联专家帮助开发地下矿藏资源。他常说：“我们不仅解放了西北的人民，而且要把西北建设好，人民才能真正翻身得解放。”他正在一心一意建设大西北的时候，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他对朝鲜的局势很关注，当朝鲜人民军发展到大田、大邱、洛东江一线，战争呈胶着状态时，彭总自言自语地说：朝鲜战局复杂化了，解决朝鲜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特别是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彭总感到了朝鲜局势的严重性。

10月4日，刚刚过了国庆节，彭总正在召集干部开会，研究讨论西北的建设问题，这时由北京飞来的一架伊尔-14，突然在西安机场降落。来人向彭总讲，北京正在开会，接你去京参加会议，立即动身。彭总感到问题的重要，但一下也摸不清中央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时西北的建设有几个问题也需请示中央决定，没等会议开完，彭总就叫张养吾同志把文件装在袋子里。

张养吾和警卫员郭洪光同志随彭总乘机来北京。张养吾同志原在第一野战军政策研究办公室工作，于8月来到西安，他对地方工作比较熟悉，对民族工作也有研究。彭总来到中南海丰泽园，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讨论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的问题。会上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新中国刚刚成立，战争创伤亟须恢复，我国钢产量年产几十万吨，而美国则年产九千多万吨，美军一个军有各种大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一个军才三十六门，我国又没有制空权、制海权，相差太悬殊，同美国打仗太冒险了，这是“引火烧身”“惹祸上门”。

彭总在会上没有发言，散会后回到北京饭店，一夜没有睡觉，反复考虑白天会上的不同意见。第二天开会时，彭总发表意见说：“朝鲜是我们休戚与共的友好邻邦，我们不能看着美国侵略朝鲜不管，我们和朝鲜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如果美军蹲在鸭绿江边，他要侵略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总之，老虎是要吃人的。关键是我们出兵能不能打胜，打胜了，风险



就小，否则，风险就大。我看最多无非是他们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里去，就当我们晚胜利几年。”

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说：“还是你彭老总更有远见。”10月8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彭总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总坚决服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这时彭总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乘飞机到北京饭店。彭总立即夜以继日地忙着组织、计划、部署志愿军出国作战的事宜。从8日至19日志愿军出国，十一天中，彭总6次奔波于北京、沈阳、安东（丹东），召开了出国作战部队的军、师两次会议，参观了沈阳兵工厂、了解鞍钢的生产情况，并与东北局、东北军区的负责同志座谈，了解部队出国作战后的粮、弹、物资供应以及伤病员的接收治疗情况等。这时，我才深刻体会到，一个战略（战区）指挥员不仅要了解所指挥的部队的情况，还要了解经济对战争保障的情况，这就叫从战争全局出发。由于彭总的忘我工作，在13兵团邓华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员、韩先楚副司令员、解方参谋长的积极协助下，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次就能出动二十五六万人入朝作战，这是历史上罕见的奇迹，是美国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我军入朝作战不到3个月的时间，三战三捷，把敌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以南。

彭总在部署了第四次战役后，认为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但觉得有必要回北京一趟，向毛主席面陈清楚，以便上下统一思想，有利于朝鲜战争的持久作战。2月19日决定先去金首相处汇报。天黑时，彭总带我和一个警卫员乘一辆吉普车由君子里出发。金首相住在平壤西北浦的山沟里，路程虽然不远，由于路经大同江，敌飞机封锁轰炸，加之路上耽搁，走了近3个小时才到达。

第二天吃早餐时，金首相很热情地招待彭总和我，我跟金首相和彭总在一起吃饭，有点拘束。金首相说：“吃菜，不要客气。”

彭总说：“都是无产阶级，客气什么！”

饭后，彭总和金首相就朝鲜的形势和今后的作战指导方针，亲切地交换了意见，两人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会谈结束后，我们于黄昏返回志愿军司令部。这次经大同江时，冰层被敌机轰炸成一块一块的，又没有摆渡和桥梁。我们等了一会儿，漂过来一块比较大的冰块。我们把吉普车开到大的冰块上顺流漂动，当漂到接近岸边的冰层时，我告诉司机赶快发动汽车，开到岸边冰层上去，这才过了江。当时我为彭总的安全提心吊胆。